



荷塘乐声
◎袁德君

烟火人间

◎顾建兵

“别跑，来吃！”南通森林野生动物园里，妻子拿着萝卜条边唤边追着野马，那马却纹丝不动。女儿忽将萝卜“啪”地掷于马前，我暗忖：“沾泥的萝卜岂不更糟？”孰料野马竟低头啃食起来。这幕令我顿悟：真正的关爱，莫过于放下执念的尊重。

女儿在云南丽江旅游时，忽然想起当天是我的生日。彼时我们因琐事已冷战多日，她却网购一大束莲花并附赠彩票，卡片写道：收了我的花，未来定会好运连连。快递送达时我正在沐浴，丫头竟拨通妻子语音：“请亲自帮我把莲花递给老爸！签收荷花即代表我们‘荷’好了，问他如何？”我笑了。

清明节前夕，《蒿团里的母爱》见报。发小严东来即刻转发并留言：“作者之父乃我们生产队队长，一个非常能干的人，带乡亲致富，惜因耳疾早逝。蒿团也是我的最爱，我母亲走得早，后来我吃过店里或者摊上售卖的蒿团，也吃过亲戚或者朋友送的蒿团，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那个味道了。只有母亲做的蒿团才是最好的，因为那一定是母亲用‘心’做的。”读罢此言，我忽然想起母亲做蒿团的场景：凌晨四点就起床采撷本蒿草，将青汁揉进糯米粉，筛子上的蒿团柔若襁褓。这般浸透晨露的吃食，是岁月无声的馈赠，更藏着母亲不变的爱意。

春深时，鱼塘边那五棵梨树又开花了。四十年前父亲栽它们的模样还清晰如昨：他挽着蓝布衫袖子，拿铁锹一下下掘松泥土，说“等树大了，给你们遮阴，结甜梨”。每年清明前后，雪白的梨花缀满了枝头，一丛丛、一簇簇、一层层，如团团的云絮。微风拂过，花枝上的花瓣便簌簌地掉落。我伸手接住一片落瓣，忽然就懂了：父亲从未离开过。他不过是换了种方式存在——在梨树抽芽时舒展的眉峰里，在花瓣

落进茶盏时轻吹的手势里，在每一片雪色都映着他眼角的笑纹里。

家庭聚会的烟火气最抚人心。某次聚餐，女儿撺掇掼蛋，我与胞弟联手“痛击”女儿和侄子。丫头边抱怨边收拾残局，恰似万千平凡周末的缩影。这般烟火缭绕的日常，何尝不是最踏实的幸福？

今年“五一”归乡，母亲又在灶间忙碌。锅里沸腾的是她用地笼收的野生龙虾，桌上摆着刚烧好的野生鲫鱼。母亲絮叨着：“排骨汤已炖好，再摊蛋皮炒韭菜、蒜苗炒蚕豆就齐全了。”我一眼瞧见父亲留下的老物件——传了五代的铜汤勺，此刻母亲正稳稳当当用它盛着骨头汤。勺柄残留的余温，恍若父亲掌心的温度。母亲烧菜总爱用自己做的各种调料，她说：“好味道要经得住沉淀。”就像她数十年坚持种的油菜田，八分收成却藏着十分的心意。

道生叔夫妇垦种了三分亚麻地，旱年仅得五瓶亚麻籽油。叔特意跑来赠我一瓶：“我们只留了一瓶，送出去的几瓶是最挂心的。”归城后，我急忙打开，素炒黄芽菜，揭开刹那香气盈室。这般被惦念的暖意，何尝不是生活最美的滋味？

不知从何时起，每个周末回乡看望母亲成了惯例。每次归城前夕，弟弟总以丝网捕鱼相赠。他说：“养鱼如养娃，急不得。”这些年他坚持用菜籽饼与青草饲喂，池中鱼儿游弋生姿。我忽然想起父亲在世时，也常在鱼塘边一坐就是半天，看鱼儿摆尾，听蛙声一片。如今，弟弟在鱼塘边也放了一张竹椅，只是坐着的人换成了他。

我恍然，原来弟弟接过父亲手中的时光，替他守着这方鱼塘，替他等我回家。风掠过水面，恍惚又传来父亲唤我归家的乡音，那声熟悉的呼唤，混着鱼跃的脆响，在暮色里荡成一片温柔的涟漪。

心窗
片羽

湖南新化法院干警王姣兰因视网膜病变告别热爱的宣传岗位。在工作和生活中，她几乎不碰电脑和手机，却常阅览我的朋友圈。见我分享《秘制糖醋带鱼》，她欣然效仿并留言：“果然如你所言，酸甜入骨，冷却更鲜。”这令我忆起岳父生前手把手教我烧鱼的往事：先以姜片去腥，复淋黄酒增香，收汁时尤须干净利落。如今这门手艺跨越山海，竟慰藉了千里之外的“饕客”。

岳父曾为沪上炊事兵。退伍后，在村里开拖拉机、抽水灌溉农田。岳父和家父同村，二人皆嗜烟酒，常把酒言欢。岳父闲时也在农村兼做厨师。犹记1996年腊月廿七，军校休假归家，父亲命我送还其两日60元厨工。彼时我尚未识荆妻，只记得六张皱巴巴的十元钞，岳父攥着我的腕子直摇头，硬是把钱塞进我军大衣口袋里。我拿出来扔到地上，转身遁逃。

老人在后面狂奔数百米追撵，最后都扯断了我那件军大衣的后装饰带，但那工钱仍旧没收。三十载光阴倏忽，如今纸钱化蝶寄哀思，恍惚又见他系着围裙在灶前忙碌。军用水壶温着米酒，他用铁勺敲着铁锅，对我眉开眼笑：“你来了，今天谁喊我也不去，我要陪你！”在岳父的熏陶下，我也练就了一手好厨艺。

2025年5月18日是岳父辞世18周年忌日。天未破晓，妻女已催促启程。到家时，丈母娘已备妥祭品。三人焚香叩首之际，丈母娘在一旁轻声对我说：“老头子生前最疼爱你，若泉下有知，定会十分欢喜。”

这些浸着人间烟火的日常，原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。它们沉淀成记忆里的暖光，漫过岁月的褶皱，在朋友圈漾开一圈圈温柔的涟漪。原来最浓醇最熨帖的情感从不需要惊涛拍岸——只要一碗腾着热气的汤，就足以熨热每个平凡日子的褶皱。

雨霖河畔

◎陆卫杰

入梅后，雨丝细如愁绪。用过早餐，百无聊赖之际，忽然动了雨中散步的念头，与其困在钢筋水泥的格子间里，不如去河边走走，让雨丝洗一洗闷在心里的湿气。

撑着那把孩子扔下的退了色的青布伞，沿着石阶往河边去。脚下的石板路被雨水洗得发亮，踩上去竟有几分清凉的意趣。河边的步道是前些年政府修的，那时小孙女刚上幼儿园，我常牵着她的手来这儿遛弯，看她蹦蹦跳跳地追着蝴蝶跑。如今，她也大了些，学业渐渐忙了，有时连周末也不来看我，倒是我这老头子，反倒有了大把时光可以挥霍。

步道的两旁种得最多的是垂柳，雨中的柳枝越发青翠。有几株斜斜地探向河面，长长的枝条触及水面，风一吹，惊得小鱼四散游开。那枝条便得意地晃了晃，水珠儿簌簌地落进河里，漾起一圈圈细小的涟漪。

原以为这样的雨天，步道上该是冷冷清清的，不想竟遇见不少同好。有位老太太拄着拐杖，慢悠悠地走着，旁边一个年轻点地支着雨伞，大概是保姆；一对年轻夫妻推着婴儿车，车里孩子正好奇地盯着雨丝，调皮地将小手伸出来，想要抓住那透明的精灵；蓝色的步道上，还有几个中学生，嘻嘻哈哈地跑着，溅起的水花打湿了裤脚。

河岸边的草丛里，几只小麻雀正抖着湿漉漉的羽毛。它们跳来跳去，像是在举行一场别开生面的“甩水大会”，细小的水珠飞溅开来。远处的芦苇荡里，忽然飞起两只白鹭，雪白的身影掠过河面，翅膀拍打着雨水，划出两道优美的弧线，它们落在对岸的浅滩上，细长的腿踩在泥水里，歪着头，像是在寻找藏在水下的美味。

河水比往日涨了些，小小的浪尖上，几条翘嘴鱼正你争我夺。它们猛地跃出水面，又迅速地钻回水里，激起的水花在雨中格外清亮。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家的河边钓鱼，也是这样的雨天，河水带着泥土的气息，钓上来的鱼格外鲜活。那时父亲总说：“鱼喜欢雨水，人也该喜

玉兰一瓣

欢。雨是天给地的情分。”如今，父亲已走了好些年，这话却像一颗种子埋在了心里，每逢雨天便生出些思念的芽儿。

不知不觉走了许久，裤腿早已湿透，贴在腿上有些发紧。正想找个地方歇歇脚，忽见前方有个小凉亭，红柱青瓦，在雨中显得格外雅致。亭子里已有几位老人，正围坐着聊天。我收了伞，抖了抖伞面上的水珠，抬脚走了进去。

大爷说，他每天都会来这儿散步，不管晴雨。“人老了，图的就是个自在。这河边的景致，看一次便有一次的新意。”另一位戴着眼镜的大爷接过话茬：“我年轻时在这儿插队，那时候的河可比现在窄，岸边都是农田。一到雨天，泥土路泥泞得很，踩上去直打滑。如今好了，修了步道，种了花草，成了个好去处。”他的口音一听就知道是启东话是插队后学的，但语气里早把启东当成了家乡，有怀念也有感慨。

走出凉亭，雨势似乎小了些，细如牛毛的雨丝在空中飘着。路过那一棵广玉兰时，忽然看见一只小麻雀躲在一片大树叶下，正歪着头看我。它的羽毛还没完全湿透，蓬松着像个小毛球，眼睛亮晶晶的，像是藏着一颗小星星。

沿着步道往回走，远处桥边的红绿灯透过雨雾照过来，显得格外温馨。妻子打来电话，说孩子们来了。我加快了脚步，裤腿上的雨水早已被体温焐干，只留下几道淡淡的水痕。

回到家推开门，一股暖流扑面而来。餐桌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饭菜，妻子正往碗里盛汤，见我回来，便说：“快洗手吃饭，喝碗热汤驱寒。”小孙女丢下手中的书籍，从屋里跑出来，抱着我撒娇：“爷爷，你身上有雨的味道。”坐在餐桌前，喝着热汤，听着妻子跟孩子们絮絮叨叨地说我家里的活做得越来越少，下雨天还往外跑之类，我是东耳朵进西耳朵出，一句也没听进去。

雨的味道，是啊，我忽然觉得这雨中的散步竟像是一场与自己、与时光的对话。那些被雨丝浸润的记忆，那些在步道上遇见的人、看见的景，都成了生活里的一个个小幸福。